



万华茹◎著

家人

在 台 湾

海峡两岸第一部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一个家族，两岸相望，三代悲欢，这些年大家到底是怎么过来的？

于丹 止庵 叶永烈 刘绍铭（港） 师永刚 陈子善 张典婉（台）
杨显惠 周国平 龚鹏程（台） 谢泳，两岸三地众多名家倾情推荐
是否有一位亲人，总让你怀念？

天津人民出版社

有人
家亲

万华茹◎著

在
台
湾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有亲人在台湾/万华茹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201-07219-7

I. ①家… II. ①万…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3562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8.5 印张

字数: 150 千字

定 价: 29.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冤家夫妻:我的祖父与祖母/1

当地与我一起坐在蔡连河边小村庄的那破瓦屋前择菜时,祖母总是自己择白菜而命令童年的我择韭菜,如果我不想择细细的韭菜也要择白菜的话,她的爆栗子会毫不留情地敲到我头上:“小小年纪就想偷懒,真是败家子儿的后代!”她口中的败家子儿专指我祖父。挨了爆栗子的我跑得远远的,冲她的背影悄悄骂道:“你这个老地主婆!地主婆!”

第二章 天涯孤旅:大伯父的荣民岁月 /43

我常会在午后的夏梦中恍惚看见我爱戴的大伯父,他仍然坐在卧室窗前的棕色皮转椅里,面前书案上摊开一轴金色佛经,他双手搭在皮椅圈上,用那双老去的眼睛温和地望着我,回忆着最初渡海去台湾时的情景:

“那时候，海面上漂着一层尸体，多是挤落入水的伤兵，也有不少夫妻俩相互抱着死在一起。因为爆满的军舰急于开走，又不许多带女眷，舰员们粗暴地把死命抠住船舷的女人们往下推，不少女眷纷纷落水，船上的丈夫们痛心疾首，有的不忍一人独自偷生，流着泪跳下去抱住妻子，船匆忙开走了，夫妻们相拥淹死在海里……”

第三章 离恨深深：二伯父与梁二妈 /85

在很多个我独坐或独行的时刻，二伯和二妈的人生如放电影一般从我脑海里流过，我一遍又一遍地编织着他们的悲欢离合，镜头和画面不停地转换，男女主人公在深邃的星空下秘密地轻唤着海峡对面爱侣的名字：“秋月”“德生”……

第四章 怯对流年：我的父亲和母亲/151

蔡连河街上的一条又一条大标语，还有出自我父亲手笔的，那些黄土墙和灰砖墙上赫然站着粗重各异的白字或红字：

打倒封资修！打倒帝修反！

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

放军！

第五章 日暖风吹：伯父归来 /201

“奶！奶！台湾来信了！台湾来信了！我大爹来信了！”

哥哥挥舞着一封信从大门外冲进来。那一声狂喊是那么激动，那么凄厉，好像一下子喊尽了过去所有的阴霾和胆怯。一家人踉跄着跑出屋外，祖母站起来一趔趄，我连忙扶住她。

祖母捧着那封信，愕然，泪光闪闪，她似乎不相信地看我一眼。

第六章 雾霭夕阳：永远在一起的一家 /243

我的台胞大伯父方德民从此永远地返乡了，长眠于蔡连河边的方家墓地。据后来清明节去上坟的哥哥之文回来说，大伯的坟头青草萋萋，开满了一种蓝色的小花朵儿，不知该叫什么名儿。

第一章 冤家夫妻：我的祖父与祖母

其实，祖父对于我仅仅是张相片。相片里，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身着长袍儿，长方脸儿，略有点儿鹰钩鼻，眼睛大而精神。他老人家在我的婴儿期间就躺到蔡连河边方氏墓地里去了，有关他的记忆全是听祖母讲的，听得多了，他在我大脑里也是活灵活现的。

祖母是一个颇为刚强的农村老太婆，旁人常称呼她许二姑，她说话风清声朗，据说年轻时曾是出了名的美人。她衰老以后的模样我实在难以恭维，花白的头发绾一个小髻在后颈窝，由于驼背，头和脖子自然前伸，俨然像个问号，满脸蔫皮松松地垂着，枯黄的眼里仍有落日的余晖，当她专注地盯着你，你仍会感觉她曾经的犀利。

我对她又爱又怕，她兴致高时，在蓝天白云下的小土院落里，为我梳理满头乱稻草似的头发，闲闲地讲许多历史典故给我听，什么甘罗十二当宰相，王祥为母卧寒冰，乾隆皇帝与香妃……

“骨卧人间草木香”是她对香妃的赞美，我长大后遍查清

诗找不到这句的出处，因此怀疑是她老人家自己写的，又不相信，她不像个能作诗的人。她那时身穿半旧蓝布大衫、黑宽脚裤，典型的乡下老婆婆，洗碗、煮饭、骂孙子孙女，挑我母亲的毛病。

当她与我一起坐在蔡连河边小村庄的那破瓦屋前择菜时，她总是自己择白菜而命令童年的我择韭菜，如果我不想择细细的韭菜也要择白菜的话，她的爆栗子会毫不留情地敲到我头上：“小小年纪就想偷懒，真是败家子儿的后代！”她口中的败家子儿专指我祖父。挨了爆栗子的我跑得远远的，冲她的背影悄悄骂道：“你这个老地主婆！地主婆！”不是我犯上忤逆，那年头谁不憎恶地主和地主婆呢。

不过，我大部分时间是喜欢她的，尤其是她的往事讲述，从我的童年一直持续到成年，给我的早年岁月涂上一抹文学的色彩。她的那些往昔岁月经过每回都略有不同的话语像一条绵长的小路从她的记忆延伸到我的记忆里，有时她讲错了，我还会提醒她两句。

祖父母的人生以一九四九年为分水岭，分为南北两半，此前他们有三个儿子，之后就剩一个了，不用问，自然是我父亲呗，两个大儿子都去了台湾，我的这两位“台胞”伯父我会一一讲来。

全国解放时，祖父已年过四十，在此之前他是吃祖宗饭的地主老爷，冬穿团花锦缎棉袍，夏穿绫罗衣裤，戴礼帽，拄文

明棍，有款有型地走在紫水城的青石板街上，两边鱼鳞般的灰瓦屋前人们都客气地招呼他，他老人家大名方仁树，紫水城里小有名气。四十多年后，他的台胞儿子设立了方仁树奖学金，可是全县闻名啊！

“人家都是面子上对他客气，实际上并不尊敬他，他是个十足的败家子儿，一百多石田的家业，叫他败得只剩三十多石。”老年的祖母对我说。

“如果你听任他败干净了，我们就不会当地主了。”我不以为然地反驳祖母。地主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是排在中国头一号的政治贱民，“地富反坏右”嘛。那时中国人对地主分子的态度近似于今天美国人对恐怖分子的态度。

“谁不想守住自己的产业呢，你以为地主就是躺在床上睡觉啊！烦心的事多着呢，那个时候，我们也是整天没觉得称心过，后来一下子没了土地，倒净了心。”祖母絮絮叨叨……

(一)

我们方家祖上原本也是穷困流离之人，他们从衣衫褴褛到锦衣玉食缀满了一路铺路石似的细碎传说。比如高祖父为富家扛十年长工，才半捡半买来一座凶宅，节省到腊月生病不舍得吃自家窖藏的白萝卜，高祖母月夜织布不点灯；另有老祖宗蹲茅厕时，还拾起蚂蚁拖过的黄豆回去喂鸡；还有祖宗走水路行

陆路做贸易，为护货物与劫匪短刀相拼而死。经过几代人不断地进行财富积累与分配，到了民国时期，方家已不失为紫水城里的望族，有人大富，有人小康。

那时我的祖父母住在紫水城一座大宅子里，朱漆如意大门，垂花门里包着一个宽敞的院子。五间正上房，东西厢房各三间，全是硬山顶带檐廊，正房的廊下挂着一个圆形的竹鸟笼，一只画眉独自歌唱。院里华砖铺地，石子墁成甬路，左右各有一株海棠，各有一片花坛，花坛里遍种各色菊花。一只雪白的猫傲慢冷淡地从甬路走过。那二进院也是这般规模，所不同的是种着金桂树和芍药花。二进院后是下人房并厨房，水井俱全。如意大门之内，东边有一月洞门，入门北拐是一条长夹道，青砖铺就，与二进院并后院相通。

头进院是祖父和伯伯们的书房，二进院是全家人起居的地方。一九四八年秋天，这宅院里的气氛有些异样，当时国共两党殊死内战的各种真假消息像黑乌鸦似的在紫水城上空飞来飞去，祖父和祖母日夜惴惴不安。有一天他们的大儿子从武汉给他们来了封信，告诉他们国家形势危急，他所在的国军部队节节败退，万一共产党打过来，望父母是走是留早作打算。共产党最恨有钱人，这个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如是说。祖父和祖母产生了重大分歧，祖父主张立刻卖掉家产，全家都到武汉去，到了大城市，他们就成了穷人，任何革命也不怕了。祖母坚决不答应，一个人拥有财产并保住在她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万古

不变的，他们之间爆发了激烈争执。

“我寻思着，这往后，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恐怕都要进行土地改革，国父孙中山就说过，要平均地权嘛，少数人占着大部分土地肯定是不行的。”祖父一身青布长衫，在书房里走来走去，祖母坐在鸡翅木的雕花书案前，手端一青花盖碗茶，两眼望着万字花窗棂不语。她当时是风韵犹存的盛年妇人，脸庞丰腴白皙，黑发沉稳地绾在脑后，横插一支碧玉簪。她的一双眼睛黑白分明，非常有神——是精明厉害的表现，一旦生起气来，那眼光能变成两把利剑，直刺对方。

“哦！你干脆拿绳子勒死我们娘儿几个是正经！统共只剩了那几石田，你还想卖！叫一大家子喝西北风去！”祖母白净的脸上起了乌云，眼里酝酿起风暴。

“德民的信你也看了，他叫早拿主意，共产党是讲‘共产’的，到时候我的土地、房子都叫人共产了，不如这会子我全卖了，还落几个钱花。”祖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用审视的目光在祖母脸上扫来扫去。

“跑？到武汉去？物离乡贵，人离乡贱，都半老的人了，到外面去要饭？我再也不想跑反了！跑白狼、跑日本，还跑过多少兵灾。如今跑不动了。再说，我一不偷，二不抢，三不是做赃官得黑钱，不过是守着祖上留下来的一点儿土地，能有多大错？我祖上也是辛辛苦苦多少代人积攒下来的。平时我怕灾、怕匪、还怕官，为了那点田地我容易吗？我就不相信共产党真

是共产共妻，我早年逃难见过共产党的军队，不打人，不骂人，多好！要跑你自个儿跑，我们娘儿几个守着家，守着田，哪儿也不去！”祖母掷地有声的一通紫水话并未打退祖父，他像绍兴师爷一般说出了第二套生存方案。

“既然你不愿走，我再说留。留下来不走，也要卖房卖田，及早遣散下人，只留一处下人房，我们自己进去住。这样，共产党来了也不怕，反正我们已是穷人了。”

祖母从书案旁缓缓站起，她的黑色实地子线纱裙和宝蓝碎花芝贡呢夹袄匀匀称称地贴在身上，使她显得有一种从容不迫的大义凛然，她扬起脖子，眼睛寒光四射，直逼丈夫那张忍耐到极限的脸，一字一顿地说：“想卖我的田？除非我死了！”说罢一阵风似的出去了，留下丈夫倒吸冷气，冲着她的背影瞪眼怒骂：“这头发长见识短的婆娘，晓得什么！”

祖母清楚地听见祖父骂她，并不回头接腔儿，她是个有名的能干的人，知道哪里该紧一把，哪里该松一把，卡住不叫他卖田就行了，和他多说废话干吗。

其实我祖父若不是气急了，决不会那样骂我祖母的。我的祖母大人尚在闺中待字时，就是出了名的才貌双全，念过两年私塾，祖上是中等官宦，她出生时，繁华已过去，娘家是典当惯了的，她因此最痛恨卖家产。“宁为小家往上发，不为大家往下塌”是她的口头禅。无奈我的祖父好赌，把他们在乡下老家蔡连河边的良田输掉了七十石，她为此气得吐血，与他拼过

刀子，祖父被她吓住了，她成功地保住了最后的一点儿水田和一处吊庄。“若不是我，这点家产早让那老不成器的东西败干净了。”她常对仆妇们说。

她不仅理家能干，生养也繁多，儿子聪明，女儿漂亮，真是秀气所钟，天人感应。如果天下太平就更好了，省得这么焦心恼气地过日子。

祖父在与祖母明白商量失败后，使用了他的第三招：偷出地契房契，悄悄地卖。这招叫先斩后奏吧？

家中的老仆李二帮他找的买主，几个糊涂的乡下人，赶在这时节买房置地，约好这日在李二家中写约。卖家做东，酒足饭饱之后，开始签字画押，不同质地的水田作价不同，讨价还价过后，双方都画了押，正在数钱，祖母不知怎么听到了风声，扭着一双裹了又放的半大脚闯进来，震怒得五官都变了形，趁一桌人还没反应过来，将祖父的纸约撕得粉碎，又大骂李二：“李二！我待你不薄！你怎能帮这样的忙？”骂得李二羞愧地低下斑白的头。

那一天祖父被彻底地激怒，给了祖母一顿结结实实的拳打脚踢，打得她头破血流，身子直接倒在地上，被众人手忙脚乱地扶回去。几十年后祖母向我展示了她头上的一块疤痕，我眨了眨眼睛并未落泪，心里也不肯同情她：是她撕了祖父的卖田契让我成为了不光彩的地主羔子，祖父骂她头发长见识短没有错。

祖父最后还是很艰难地卖掉了十石田，祖母为了逼要祖父的卖田钱，拼赶着给在潢川上高中的二儿子娶了媳妇，祖父只好乖乖地交出大洋，无话可说。他所有的招数都被祖母破解了，气馁得如同破皮球。

(二)

席卷全国的土地改革如疾风暴雨一般浩浩荡荡地呼啸过来，每一个受苦人都从政治上翻了身，可以分富人的土地和财产，可以把那些平时他们又怕又恨又妒的所谓上等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他们怎能不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犹如一支雄壮的交响乐队演奏出排山倒海的声势，震得那些被打倒者在他们面前发抖。

我那一向自持有见识的祖母这回可仓惶了，后悔自己不该阻挠丈夫卖田，但为时已晚。祖父母一家人在土改中的经历是我百听不厌的故事，那是一个聪明幸运的地主的浮生一记。在那样激烈的暴力波澜中，我祖父竟然没挨过打、没挨过骂，但是他上过吊。

我们紫水城是由刘邓大军来解放的，当然也是他们接管的。你看，我忘了交代紫水城的位置，我们在豫南南边，平时自称蛮子，把北方人叫侉子，但汉口一带的人又管我们叫侉子，我们大概不蛮不侉吧。刘邓大军的人多半是北方侉子，这些高

大的北方军人步伐雄壮整齐地进入紫水城时，全城人都出来观看欢迎，照例是彩绸挥得漫天舞，秧歌扭得动地欢，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其场面中国人都熟悉，不多费言词了。

祖父站在人丛里由衷赞叹共产党的军队真有调教：“这样的军队值得信赖！”尽管他非常痛心地意识到他儿子的军队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当他回到家里，供桌上方暗红闪金的大字，祖宗昭穆神位，都像隐隐地浮在空中要离他而去：“不晓得共产党如何对我们这些人？穷人闹翻身，总得自己去挣钱，共人家的产，就能发家吗？”他心里翻腾。

接下来听说实行军管，中共紫水县委成立，开始剿匪反霸。

第一个被镇压的就是大恶霸地主张炳洋，张炳洋强抢民女刘四姐的事相当于紫水版的黄世仁强抢喜儿。他比黄世仁还恶毒，抢走刘四姐之后，又连杀刘四姐的哥哥、叔叔等三人。那一天，在城北的北台子召开公审大会，几乎全城的人都涌来了，人山人海，昔日不可一世的张炳洋被五花大绑着，跪在主席台上，由新任县委书记宣读他的罪行。刘四姐的父亲刘老汉泣不成声地坐在一旁，听到这个恶霸被判枪毙，他跪下来向台上高悬的毛主席像和朱总司令像连连磕头，哭道：“我哭了几年，盼了几年，张炳洋！你也有今天！共产党、毛主席做主，今日算给我家报仇雪恨了。”

下面人群里有一个声音高喊：“杀人偿命！拥护民主政府！”